

钱眼识人 骨相与爆款的错位

在电影《蜂蜜的针》首映礼上，演员宁静说了这么一段话，大意是她塑造的闺蜜阚天天对于袁泉饰演的支宁的心态是很复杂的，一方面真心带对方飞，接受到爱情的滋润，但另一方面，她也看到了支宁是美女底子，骨相极好，于是又陷入微妙的嫉妒心态，这一段话是很耐人寻味的。袁泉极好的骨相在相当长时间里被认为有一些“混血、异国”的感觉，在整个华语影视圈，第一时间就会被划入文艺、小众的审美范围内。在电影《大上海》中，她有一段“封神”的回眸戏，被称为“一眼万年”，据说连影帝周润发都接不住；在电影《后会无期》中，她的角色是情爱导师刘莺莺，一语中的将当时文艺青年爱情游戏的“死穴”点出来，“喜欢就会放肆，但爱就是克制”，当然袁泉就是站“克制”这一卦的。

她与章子怡、秦海璐等好戏大女主都是中戏96级的同班同学，在一众大花排资论辈，在市场

巅峰享受风光无限与高处不胜寒时，她的业务路径就有些像角色“支宁”，有一种默默搞研究、向内生长的“学究味”。实际上，她的战绩如果在今天的社交平台上好好“传播”，不早就“封神”了？大学还没毕业，1999年就凭借《春天的狂想》拿到金鸡奖最佳女配角，在戏剧领域，袁泉拿遍了金鸡、百花、梅花、金狮等顶级荣誉，2007年她入选中国话剧百年名人堂，年仅30岁就与老舍、曹禺等大师并列，是最年轻的荣誉获得者之一。

这种人气与实力的倒挂，第一次被撕开一道口子，是袁泉在2017年出演根据“师太”亦舒小说改编的都市剧《我的前半生》，她在剧中扮演罗子君闺蜜唐晶，一个衣品好、职位高、说话犀利的都市白领，与原著相比最大的颠覆在于，剧版增加了唐晶、子君与男主角贺涵之间的“三角恋情”，客观说，这个改编会让师太的书迷大呼离谱，但对于更大多数，更新换代后的剧集受众来

说，反而是稳操胜券的情绪投喂，袁泉的角色“下沉”得潇洒又漂亮，一方面借唐晶之口吐槽了两性之间的bug，是以胜利者、优越者的姿态出场；但另一方面她不免俗地陷入情境中最通俗的三角关系，又让不少观众感觉“良好”，你看这么优秀、骄傲的女人最好不也得爱上一个男人吗？从叙事功能上，唐晶很好地辅助了主角子君的成长。不得不说，袁泉的骨相、气质、修养以及扎实的表演能力，缝合了戏剧性的“急转”，她有一种让人尊敬不敢轻慢的能量，把唐晶的“失态”通过表演，转变成任何女性都有追求和表达情感的权利。“爆款”的价值观就是“求同”，找寻最大公约数，在作品层面首先考量的是，能不能以非常小的成本被看到，一张电影票甚至话剧票显然“有些贵”。

《我的前半生》似乎就可以看成演员袁泉的一道分水岭，她职业的“前半生”是主打审美的，

是不流俗的业务精进，征服论资排辈、严苛的殿堂级大奖评委，她的低调、克制、谨慎都是加分项。审美，是去中心化的，是生命个体孤独的自证。之后，袁泉的演技稳定，出现在《庆余年》《中国机长》等头部影视作品中，此时她的角色是向爆款逻辑倾斜的，无论是独立还是坚强都是观众喜闻乐见的，她的业务能力完全可以很好地提供真实、有细节的内容。《蜂蜜的针》延后十年上映，支宁这个角色就展示了袁泉作为女性创作者真实的内心世界，她可以包容天崩地裂的摇晃，舍生取义的狠绝以及无边无际的黑夜。我以为，袁泉们这些优秀的女性创作者，可以“下沉”，更应该保留“攀升”“转身”“有距离”等姿态的权利，放弃审美多样性，就不是女性主义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花言峭语

邓紫棋的《启示录》获得刀锋图书奖给我们的启示

周末的时候，我在泉州围观了2025年度刀锋图书奖颁奖礼。众多奖项之中，让我稍感意外的是女歌手邓紫棋凭借她首部长篇科幻小说《启示录》摘得年度科幻图书奖。颁奖几分钟之后，相关词条就上了热搜，邓紫棋本人则在个人账号上用一连串感叹号表达了她的感受：“难以置信！！受宠若惊！！欣喜若狂！！”。

说意外，其实也并不意外。因为在刀锋图书奖颁奖之前，就放出了邓紫棋的宣传图，我就有了预感，我甚至以为邓紫棋会出现在现场。而在现场，代替邓紫棋领奖的编辑，在转达了邓紫棋的获奖词之后，也提到了这本书的战绩，上市首日码洋就突破了4,000万。这在图书出版业的颓势越来越明显的当下，是有重要的宣传效应的，也能给出书的人和读书的人一点信心。所以这必然不是一个单纯的跨界行动，而有着更为复杂的意味。

这14首歌写了有连续剧情的mv，最后她把整个系列故事扩展成20万字的长篇科幻小说。小说虚构了“乐土”“废土”与现实的三重世界，探讨的是“技术介入人类生活后，个体面对‘自我’与‘爱’的复杂命题”，“融合计算机科学、天体物理学与神学视角，探索宇宙、生命与意识的终极命题”。

从这本书的发端，到它的结构框架以及意图，其实可以看出这本书的议题是非常当下的。邓紫棋本人也非常的认真，在创作期间研究量子力学、宇宙起源、AI等知识，甚至聘请了天体物理学家协助把关专业内容。这种从音乐到文学的跨媒介叙事实践，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创作形态创新。

不过，这本书出来之后，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。有些读者认为它的内容很水，也有一些读者认为它本质上不是一个科幻小说，豆瓣上还有读者写书评，说它就是一本中国版的《摆渡人》。它的两个版本得分差距也相当大，平装版定价298元，目前5.8分，恒藏版定价560元，目前9.3分，会让人觉得这可能是粉丝的购买和打分堆积出来的数字。而在前不久，邓紫棋的《启示录》入选第37届银河奖海选投票名单时，也引起了非常多的质疑，因为有媒体误将“入选海选名单”报道为“入围银河奖”，引发大量关于明星“蹭科幻圈流量”的批评，甚至有人怀疑这个奖有黑幕。当然黑幕说很快得到了澄清，毕竟，这样一个奖项的组委会会很清楚地知道，如果当真去蹭这个流量，可能会给奖项本身带来伤害。

是科幻小说的创作，和别的小说门类又不一样，他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和更多的专业知识储备，门槛可能更高，如果一个歌手轻易跨越了这样的门槛，尤其显得不公平。但是也有评论者认为，这种基于身份的批评傲慢，“剥夺了文本获得公允、独立评价的机会”。

的确，这种傲慢一直存在。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读者非常矛盾的评论，他们一边评论当下的小说，认为当下的小说创作满目疮痍，谁都能写小说，什么样的小说都能出版，但是如果有一个流行文化领域的工作者开始创作小说，他们又认为，她的创作能力不够，跟其他年轻作家比起来差距很远。这就非常双标了。事实上，现在很多流行文化的从业者，已经不是当年的江湖艺人出身了，学历和阅历都非常可观，所能够得到的资源支持也非同寻常，他们寻求跨界的表达再正常不过了。

当下的世界，“跨界”这个词已经过时了，界限很可能已经不存在了，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爆发之后，一些爆款软件的创作者，往往不是出身于计算机领域的。过去的那些标准要重新打量，所谓的界限也要重新审视。

此，“邓紫棋写科幻小说”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叙事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刀锋图书奖的选择具有某种“战略性破圈”的意味。一个严肃的图书奖项，要抵达更广阔的公众视野，借助一位顶流明星的获奖无疑是最快捷的路径。但是，这种选择也必然伴随着风险，有可能会侵蚀奖项积累起来的公信力。但是目前看来，因为邓紫棋的音乐能力过硬，而整个图书的创作、营销和推广过程也非常严谨，不轻浮，它并没有引起一边倒的批评。奖项也在“专业”与“破圈”之间寻找了一个平衡点，授予邓紫棋“年度科幻”而非更高层级的“年度作家”，本身就体现了这种分寸感的拿捏。

我们正身处在一个“新大众文艺”蓬勃发展的时代。演员陈冲推出自传性散文集《猫鱼》并斩获多项榜单认可，歌手韩红出版诗歌散文集《我与蒙面诗人》，歌手曾轶可也推出了科幻小说《TAYOUZII 银壳下载》。与此同时，矿工陈年喜、外卖员王计兵以底层经验书写打动读者。不同身份背景的创作者凭借独特的生命体验开始文学创作，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艺的生态光谱。这种跨界与破圈的浪潮，本质上是对“作者”身份传统边界的一次系统性冲击，但也是对“作者”和“文学”的极大丰富。刀锋图书奖的选择，不论人们是否认同，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文化事实。与其纠结于“邓紫棋配不配获奖”，不如将它视作一次反思的契机，在流沙一样流动的年代，我们是否还能找到恒定的价值，并且给人们提供这种价值。一切尝试都值得肯定，只要尝试还存在，这种尝试的目标还存在。

刀锋图书奖由南方传媒旗下《新周刊》主办，创立于2021年，推委会由人文社科领域权威专家组成，两三年更换一次，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曾担任推委会主席，陈鲁豫、张莉、周濂等文化界人士曾担任推委，而这一届的推委会主席是作家李修文，推委成员有翻译家陈英，作家张向荣、王小伟等。这一次与邓紫棋同时获奖的，还有作家苏童，他获得了年度作家奖项，郭爽获得了年度青年作家奖、陈嘉映则获得了年度重版作品奖。从奖项设置、推委人选到获奖图书和作家，都可以看出，这是一个有新锐气息的图书奖，五届刀锋图书奖办下来，也积累了相当的公信力，它本身已经成了一个载体和媒体，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上一年度的图书出版状态和文化动向。

而邓紫棋的小说《启示录》本身也并非“玩票”之作。这部小说源自邓紫棋2022年发行的音乐专辑《启示录》，她先创作了14首词曲，并且为

这些争议其实很能说明一个问题，所有的跨界创作者，其实都会吸引火力，人们会很自然地觉得，歌手或者电影人或者其他领域的文艺工作者，转身去写小说，本身的能力是不足以跨越这个门槛的，是他们已有的身份给了他们光环和营销的方便。这种方便，对别的创作者不公平。尤其

刀锋图书奖将年度科幻奖授予邓紫棋，也绝不是一时兴起的决定。从奖项的创立宗旨来看，这恰恰符合其“向年轻人倾斜、发掘新锐创作者”的定位。组委会在阐述刀锋图书奖的精神时说：“刀锋是一种勇气，是直面现实的目光，是不妥协、不随波逐流的独立精神，评选不以销量与流量为单一标准”，这一表述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张力：它既强调不以流量为标准，又以实际行动拥抱了流量，因为流量本身的成因就是非常复杂的，很可能正是随波逐流不妥协的一个结果，而邓紫棋正是这个时代最具流量的文化符号之一，她的创作有她的个性，有相当的辨识度，因

韩松落
作家

情人看剑

我的饭搭子朋友

所谓“拼桌”，一来二去，就成了寻找一位合适的饭搭子。电影新片《拼桌》说的是上海一对在餐馆偶遇的男女，挤在同一张餐桌上，有了第一次第二次，故事也就有了下文。这类饮食男女题材，被一再讲述，这部电影若说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可能就在于无甚特别，淡淡然，慢节奏，略显疏离，贯彻一种性冷淡风，自有不徐不疾的一种态度。

电影实则是一个都市爱情小品，尽管有人诟病主演王传君与江疏影没有CP感，但是公道地说，他们演的就是同类人，这样的“i人”如同一座座孤岛，充盈在城市各个角落，戴上耳机就把自己隔离在世界之外，或是心事重重游荡于大街小巷，无论是演员本身的气质，还是塑造的人物角色特点，可说是匹配。因为剧情使然。

好在《拼桌》里的他们，极少情绪内耗，也并非消极避世，自有一套生活智慧与人生哲学。独

来独往最好，真到了需要拼桌的时候，也落落大方，这个给那个递纸巾，那个建议这个不妨在面里多加些辣椒——他们因拼桌而相遇，往前一步是搭子，退后一步是路人，拼桌的宿命就是流水席，必然会因散席而告别。真要吃成一桌团圆酒，那么电影就不会如此命名。说起来，刚开始还觉得片名过于平淡，现在来看又无比贴切。孤岛与孤岛可能会触碰，但不会交汇生长为一座新的岛屿。这是现代人生存的吊诡之处，或可称为一种存在主义迷惘。

这种时候，食物作为情感连接的特殊介质，其重要性愈发彰显。美食是避难所，也是安慰剂。在临时搭就的一个小小角落里，人可以不言不语，食物的滋味与气味却犹如一张大网将他们网络。电影里亮相的重要食物包括酱爆猪肝、葱油拌面，这是男女主角前两次拼桌的重要道具，在互相推让

之中开始熟络。而片中的肉丸子汤与辣椒刀豆，则连接起他们与各自长辈的情感，更为黏稠与浓烈，睹物思人，是家乡的味道，也是所爱之人的味道。

《拼桌》的清淡，放在东亚类似影视剧中并不少见，不过那种发乎情，止乎礼的情感逻辑，却是中式传统味道。如你所见，影片像是一碗永远端平的水，不会因大幅度动作而泼洒出来，放在更为绵长的一个时间维度上讲孤独，讲邂逅，讲擦肩与告别，似乎没有输出什么价值，归根结底，还是回归到日常琐碎当中，让生活本来的质地自行显露。之所以清淡，是因为其主旨并不涉及当下热门的女性成长与性别议题等，不会有饱满剧烈的冲突——无论是故事上的，还是情绪上的——主创似乎一直在自我提醒，克制再克制，不可大喜大悲。就连配角李雪琴，更多时候是女主的嘴替，也收敛了喜剧式夸张表演，你都能想到地面

临的挑战是，既要为清淡的故事增添一点亮色，但又要砍掉七成喜感，小打小闹地偷着乐。这的确有些拧巴，但为了“拼桌大局”，又非如此不可。

拼桌不是分餐，始终有一道无形的楚河汉界横亘当中。一旦这种契约的分寸感被打破，比如无意窥视到对方人生的隐秘，又或是起心动念，有了超出饭搭子的一种相思情愫，惩罚便会随即而至，男的有了腿伤，女的面临情侣争执。老人留下的那句箴言，“要在一起，好好吃饭”，原是送给夫妻的，在此又有了新的含义，毋宁说是送给拼桌者的：走到一起，是为了好好吃饭，饭吃完了，也就该散伙了。拼桌的真意即是在此。

长风新
媒体人